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十九回 入靈崖魏進忠採藥 決富貴白太始談星

詩曰： 孤身落落走風塵，欲擬飛騰未有因。

篋有丹丸堪療病，囊無黃白怎醫貧。

一時物色成知己，八字分明識異人。

雲漢冰塗同一瞬，勸君不必強勞神。

話說老僧因進忠吃了貯影，嗟歎可惜不已。進忠不知何故，問之再三，老僧纔說道：「凡松脂入地百年名為茯苓，千年變成琥珀，三千年則賦性成形，出神遊戲，名曰貯影。此物就是貯影。他感山川秀氣，日月精華，乃仙藥之上品。人得之，依方煉服，可與天地同壽。此柏乃黃帝時物，至今將及萬年，日則紅光貫天，夜則白虹入月，下有此靈胎故也。我結庵於此已三餘年，止見過二次，要等各色藥料採全，設法取之，以此物為君，精虔製造，服之便可遐舉飛升，出無入有。不意為你所得，亦是我數不當得，只是可惜小用了，只祛了一身之病，若能絕粒服氣，也能後天而老。《本草》云：『松脂愈癩』。正你之為也。」進忠道：「只取了一個，還有一個哩，師父何不取之？」老僧道：「此物乃天地之元精，神仙之至寶，安能盡取？一之已甚，豈可再乎？」進忠道：「承師父救度，又遇仙藥愈體，願拜在師父門下，跟隨師父修行。」老僧道：「你塵緣未盡，殺性未除，六欲擾賊，安能修證大道？」進忠道：「弟子陽物已無，那裡再有欲事？」老僧道：「害道豈盡在女色，凡有一念之邪，一事之賊，皆是欲。你可速回人世，以了俗緣，只是得志之時，少戒殺性，就是無量功德了。」進忠跪下道：「蒙師父救命，銜結難報。但此去資生無策，且又不成人道，還望師父收歛。」老僧道：「此乃天數，非人力所致。你在此久畜不得，我有一枝藥贈你，回去少濟目前。你從今運厄已去，後福將來。這一枝藥可治虛怯之症，不論男女五勞七傷虛損勞症，皆可治之。這一枝膏子藥，專治婦女七情六欲、憂愁鬱結，並尼僧、寡婦獨陰無陽之症。這一枝草藥，治一切跌打損傷並毒蛇虎狼咬傷，酒調一服即效。膏藥與丸藥俱有，只這草藥用完了，你須自採些去。」將前二藥俱用絹袋盛著，各裝一袋，又把了個藥籃與他。同他走到前山，照樣採幾顆與他看道：「此路望南去，一路俱有，不拘多少，採畢到前面那個高嶺上，有一池清水，可將此草到那池裡洗淨，揉去汁水，陰乾為末，酒下三錢，即愈骨損折者，三服即接完矣。但那池內有龍，須先拜禱，方可洗藥，切不可觸犯，要緊！你自去取，我在庵裡等你。」

進忠獨自採來，一路上觀看山景，真是萬壑爭流，千岩競秀，雲物周遭，溪山入畫，走一回歎羨一番。採得籃中已滿，上高嶺一望，又別是一番境界了。只見： 半空蒼翠擁芙蓉，天地風光迥不同。

□里青松棲白鶴，一池清水泛春紅。

疏煙閒鳥浮雲外，玉殿瓊樓畫中。

誰道神仙不可接，赤城霞起此間通。

那嶺上果有一池，無多大，清澈徹底。進忠雙手掬起水飲了兩口，將藥俱洗淨了，揉去汁水，放在籃內，又濯了一會足，起身四下觀看了一會，竟忘了老僧之言，未曾祝告龍神。遂走到崖畔，見有一座石洞，都是碧綠的石頭，上面石乳滴下，垂有一二尺長，就如玉筍一般。正中一尊觀音像，進忠想道：「這高嶺上四無人煙，為何也琢一尊神像在此？」再近前看時，原來不是雕琢的，就是那石乳滴成的，眉目衣服，儼若雕成，善纔、龍女、淨瓶、鸚鵡，件件皆精。進忠道：「正是天巧勝人工。」正打點回去，纔走到池邊，只見池內一縷煙起，漸漸升起，初如一條白帶，次後如匹練懸空，頃刻間遍滿山頭。一陣大雨，鞭雷掣電齊來。只見：

雲生四野，霧漲八方。搖天撼地起狂風，倒海翻江飛急雨。雷公忿怒，倒騎火獸逞神威；電母生嗔，亂掣金蛇施法力。大樹連根拔起，深波徹底翻乾。若非灌口斬蛟龍，定是泗州降水母。

那雷轟轟烈烈，竟似趕著打來，進忠嚇得慌忙躲到觀音像後。只聽得雷聲專在洞門外響，連山都震動了，進忠只是叫：「菩薩救命！」雷雨下了有兩個時辰，漸漸雷聲高起；過了一會，雨散雷收。那嶺太高，上面水如傾崖倒閘一樣。又過了一會，天色纔出，進忠纔走出洞外，忽猛省道：「是了，忘卻老僧之言，定是龍王震怒。」復來池邊拜禱道：「弟子魏進忠，愚蒙小人，觸犯尊神，望恕弟子無知之罪。」又到觀音面前叩謝了。正要回去，抬頭看時，山間雲霧遮滿，不見來時路徑，想是雲還未盡。

坐了一會，又起來望時，只見重山迭迭，一些路也沒有。四下尋路，止有東南上有條小路，卻又險峻，只得扳藤負葛，一步步望下爬。捱到東嶺，遇見一處，兩山接筍，不得過去。那接筍處卻只有三尺多寬，壁立而下，深有萬丈，底下水流如箭。論平日也還跳得過去，因是爬了半日山路，腳軟了，又見下面極深，心中又怕，兩腳抖顫，莫想站得起來，坐在山崖上喘了一會氣。

看看日已西去，正在著忙，只聽得遠遠有人言語，又等了一會，見對山上一個人走來，口裡唱著歌兒道：

破衲穿雲掛薜蘿，獨耽生計在山阿。

世情險處如棋局，懶向時人說爛柯。

只見那人頭戴遮陽笠，肩挑繩擔，腰插板斧，原來是個樵夫。進忠道：「行路的哥，救我一救。」那樵夫叫道：「你從那裡來的，在這裡坐著？這洞沒多闊，跳過來罷。」進忠道：「爬了山路的，腳軟了，跳不得。」那樵夫將肩上扁擔拿下，擔在上面，按住一頭，拉著他手，纔跳過來。那樵夫收過扁擔，進忠與他唱個喏。樵夫道：「你從那裡來的。」進忠道：「嶺上下來的？」樵夫道：「這嶺壁萬仞，從未曾見人上去，你怎麼從上面下來的？」進忠道：「我是採藥的，從前面山上誤走過這嶺上，因雷雨迷失了路，故從嶺上爬下來了。」樵夫道：「聞得上面有龍王，你可曾見麼？」進忠道：「沒得見，只見一池清水。」樵夫道：「你這往那裡去？」進忠道：「我也不知路徑，只是有人家的去處，便好借宿。敢問哥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樵夫道：「這嶺下是居庸關，此嶺喚做摩天嶺，離關二□里，向東去也是個隘口。本該邀到寒舍宿，奈我又入山深了，你便依著這條小路走去四五里，就有村落了。莫走大路，恐遇游兵盤詰。」進忠作揖，相謝而別。果然走不上三五里，山下露出幾個人家來。只見：

望裡雲光入暮天，柴扉幾處結炊煙。

昏鴉點點棲林杪，小犬狺狺吠短簷。

進忠走近人家，見一老者在門前札草喂馬，遂上前與那老者見禮道：「我是過路的，欲借府上一宿。」老者道：「這是緊要的口，要盤拐好細的，你從何處來的？」進忠道：「我是個為客的，因在路上被小軍們搶去行李，望老爹暫借一宿，明早便行。」老者道：「拿文憑來看纔能收宿哩。」進忠道：「文憑在搭襖內，俱被搶去了。」老者道：「沒文憑不畜，恐是奸細。」又見一少年人，捧了一盤熱豆出來喂馬，問道：「這人做甚麼的？」老者道：「他要借宿哩，因沒文憑，不敢畝。」那人道：「也不妨，此人不像個奸細，畜他住一宿罷。」遂邀進屋內，見禮坐下。天晚時取出面飯來同吃。進忠已半年多不見谷食了，吃罷就與少年的同宿了。

睡至二更時，只聞隔壁有呻吟痛楚之聲，進忠問那少年的道：「甚麼人叫喚？」那人道：「是俺哥，昨日走塘報，被虎咬了腿，故此叫喚。」進忠道：「腿可曾折？」那人道：「沒有，只咬去一塊肉，如今腫有小桶子粗。」進忠道：「這不難，我帶有仙藥在此，吃了就止疼，只是要酒調服哩。」那人道：「酒到沒有哩。」老者在間壁聽見，說道：「你起來，東邊兒王家今日請客，該有剩的，你去討討看。」那人便起來，去了一會，回來道：「酒有了，卻沒多。」進忠道：「半碗也夠了。」媽媽兒起來打火上燈，進忠也起來，將草藥末了捻了一撮，放在酒內，入砂鍋中煎了幾滾，與他吃下，叫他蓋暖了睡。各人復又睡下。

至天明，那老者起來，走過來謝道：「多承老哥好靈藥！」進忠道：「好些麼？」媽媽兒道：「吃下不多時，就不疼了；五更

時，出了有一盆黃水，腫也消了，腿也伸縮得了。有緣得遇恩人。」謝了又謝。進忠也暗自稱奇。一家兒奉之為神仙，殺雞為黍管待他，又向他討了些藥。進忠道：「此藥不獨治此，凡一應跌打損傷，也只是一服見效。」那老者道：「骨頭折了，可醫得好？」進忠道：「就是碎了，也能醫。」老者道：「如今俺們總府大人的公子，因跑馬跌折了腿，有半個月了，老哥若能醫，等俺去報知，薦你去醫。」進忠道：「好極！你去報知，若有謝禮，我分些與你。」老者道：「我沒謝得你，還敢望分你的錢麼！」忙叫兒子備馬，先到守備衙門報知。守備上關來稟報過，即差兵丁拿馬來接進忠。接到衙門見過禮，問了一回，見進忠衣裳襤褸，即著人取衣巾鞋襪與他換了。總府裡差了四個家丁來接，進忠上了馬，不一時到了關下，真個是峭壁懸崖，玉關金門。有詩為證：

龍盤天險峻高樓，雉堞連雲接上游。
金壁萬重嚴虎豹，牙旗百里擁貔貅。
地連幽薊吞滄海，勢壓山河捧帝州。
功業好期班定遠，欲攜書劍覓封侯。

進忠來到關下，家丁將令箭弔上去。少頃，放炮吹打，吆喝開關。守關官坐下，兩邊將弁俱是戎裝，刀槍密匝，把守得鐵桶相似。進了關，家丁引進忠與守關官兒見了禮。過了關，復上馬，至總鎮府，先與中軍相見。傳鼓開門，中軍陪著至後堂，那總兵纔出來接見。禮畢坐下，問道：「先生貴處？尊姓大名？」進忠道：「小人姓魏，賤字西山，肅寧人氏，家傳醫業。因出關採藥，中途為游虜劫去行囊文憑。昨至關下借宿，聞得貴公子有恙，故此進謁。」總兵道：「小兒因走馬，跌傷右腿，今已半月，尚未痊可。今早關下守備來回說，先生仙藥可治，故爾奉屈。倘得全愈，自當重謝。」

門子捧茶來吃了。進忠道：「請公子一看。」總兵遂邀至臥房。見公子臥床叫喚，進忠走到床前，揭開被，見右腿用板夾住，將手略按一按，便叫喚不已。進忠道：「可曾服藥？」總兵道：「服過。據醫人說，接骨須過百日纔得好，只是先止了疼方好。」進忠道：「若等一百日，人豈不疼壞了麼！」總兵道：「正為此。」進忠道：「不妨。我這藥，一服便定痛，三服即可見效。」床後女眷們聽見，□分歡喜，送出□兩銀子來開包，講明醫好時謝儀一百兩。進忠道：「取暖酒來。」丫鬟隨即燙了酒來，進忠將草藥取出三錢來，調與公子吃了，道：「蓋暖了，睡一覺就定疼了。」女眷在床後道：「到有半個月沒有睡了。」進忠道：「不妨，包管一會便不疼。」總兵邀進忠到書房內吃了飯。總兵自去料理公事，進忠獨坐。

過了半日，只見總兵走來拱手道：「多蒙先生妙劑，服過一刻就睡了，纔醒來，說竟不疼了，果是神速。」不覺□分欽敬。進忠口中謙遜，心中卻暗自稱奇。晚間又服了三錢。次早進來看，公子道：「深蒙先生妙藥。跌傷後半月中，上半截痛不可言，下半部就不知渾木了；自昨日服藥後，下部方知冷暖，夜間骨裡覺得微癢，隱隱的響聲，如今也伸縮得了。」進忠道：「不要扭動，恐勞傷了筋骨。」又調一服與他吃。

到書房來，正閒話間，只見家丁來報導：「白相公要見。」總兵道：「請！」不多時引進一個秀士來，總兵降階迎入，各各見禮坐下。那人頭戴方巾，身穿潞綢道袍，腳下絨襪氈鞋，生得面麻口闊，亂髮虬鬚。那人問道：「此位尊姓？」總兵道：「魏先生，為小兒醫病的。妙藥三服，已愈了大半。」進忠亦請教，總兵道：「江右星家白太始先生。」太始道：「連日因公子有恙，未曾來進謁。今日竭誠奉候，吉人天相，必定全愈的。」總兵道：「連日未聆大教。」太始向袖中取出兩本《流年》來，道：「貴造已看來，令郎不過暫來災晦，目下流土星進宮就平復了。」總兵道：「請教太始一一細講！」只見他講一會，便起身到門外吐兩口，進來又講，不一時如是者四五次，一本《流年》說未完，就吐有□多口。進忠見他唇下有血漬，便道：「先生唇下有血痕，何也？為何頻起作吐？」太始道：「學生素有賤恙，話說多了，就要吐幾口血。」進忠道：「男子血貴如金，豈可頻出？這是勞傷肺氣所致，何以不醫？」太始道：「也曾醫過多回，未能痊可。醫家叫我寡言，小弟業在其中，何能少言？故爾難癒。」進忠道：「弟到有藥可治，只須三服，便可永不再發。」總兵道：「魏先生妙劑，不消多服，定是神速的。」進忠便向囊中取出七粒丸藥來，用白湯與他吃下。總兵道：「且收下，遲日再請教。」吩咐拿酒。家人擺上酒來，三人飲至更深，就畝太始與進忠同宿。

次早，進忠又進內看公子，將夾板解去，已接完骨頭，伸縮自如，並無痕跡了。總兵大喜。公子就要起來行動，進忠道：「緩些，骨雖接完，血氣未充，恐又勞傷了，須到三七後方可行動，再用參補養之劑以濟之。」回到書房內，太始又取出《流年》來談，果然一些已不吐了。講畢，進忠又與他一服，三日連進三服，果然全好了，面上也漸有血色，不似起初黃瘦了。

太始□分感謝道：「客邸無以為謝，奈何！」進忠道：「何必雲謝，賤造拜求一拐足矣！」說了八字，排下運限，飾了五星，看了一會，忽拍案叫道：「大奇！大奇！」進忠道：「請教有何奇處？」太始道：「小弟閱人多矣，從未有如尊造者，乃極富極貴之格。」進忠道：「多蒙過獎，務求直教。」太始道：「小弟雖是業此，卻從不會面奉，蹈江湖的惡俗。尊造乃戊辰年、丙辰月、己巳日、庚午時，一派辰中祿馬。入巳為天元，入丙為煞，月令帶煞了。己巳日主生年上戊土來，乃是正印。時上庚金，坐著天罡，又是地煞。子平雲：『煞不離印，印不離煞，煞印相生，功名顯達。』又云：『有官無印虛勞碌，有煞無官也落空。』月上丙火，透出官星。《經》云：『財為養命之源。』八字初排，須尋財地，我克者為財。辰中兩點癸水，露出太旺。財官煞印俱要得令。辰、巳、午謂之三辰順序，火土相生，大是得令。《經》云：『未看元辰，先尋大運。』貴造□歲逆運，□歲丙寅，二□乙丑，三□甲子，四□癸亥，五□壬戌。如今已交甲子，少年氣運總不如，一事無成。這甲字五年虧你過，乃虎落深阱、鳳下荒坡之厄。如今漸漸好了，日漸亨通，只待一交癸亥，富貴齊來。五□歲交了壬戌，就貴不可言，位極人臣，權傾天下。再柑五星看命：正丑宮玉堂臨照，火羅居於福德，大有威權。日升殿駕，迎天尺五，月照崑崙，常隨玉輦；太陽朗照，水輔陽光；福祿隨身，功名蓋世。魁罡得令，生殺常操五星。子平合論極富極貴之命。但還有些小不足的事。子平雲：『七煞無制，子息難艱。』月令帶煞，少年剋父。宮中木星犯主，鴻雁蕭條。太陰星獨照奔妾宮，奄子也不和合。畜心花柳，刑傷太重，六親無靠，雖然富貴，終是孤鸞。功名富貴皆不從科甲第中來，文昌俱不入垣，卻有平步登仙之兆。只是殺星太重，他日殺害的人卻也不少，慎之！慎之！目下還有百日小災，卻無大害，過此無礙，皆坦途矣。有詩畝驗。」寫了四句詩在上道：

三□年來運未通，失身泥土恨飄蓬。
一朝點出飛騰路，指日扶搖上九重。

過了幾日，公子起床作謝，總兵治酒酬謝，謝了進忠百金，並彩緞鋪蓋行李。

次日收拾拜辭。白太始也辭了，要往大同去，總兵也送了盤費。太始道：「魏兄要往何處去？」進忠道：「弟無定處，意欲隨兄也到大同一遊，久聞大同風景甚好，欲去遊覽。」太始道：「不可！你新運將通，何可浪遊失了機會？須去速尋進步。」進忠道：「不瞞兄說，小弟已淨了身，是個廢人，到那裡去求功名？」太始道：「事非偶然，咋我看你貴造，功名富貴，原說皆不從正途上來。諸星卻皆朝主，漸有日近龍顏之分。兄到京師去，即尋內相進身，方得顯貴。我京中卻有個相知，姓殷，此人雖是個秀纔，卻也富堪敵國，平生以俠氣自許。他專一結交官宦，皇親、國戚無一不與他交好。凡有人投他，他都極力扶持周濟。他壞君素有吐血之症，弟寫封書子薦兄去，並托他薦兄到內相裡去，甚快捷方式。」隨即寫了書子與進忠。二人俱辭別了總兵，總兵又各送長馬一匹，二人上路。

不說白太始往大同。只說進忠上路，非止一日，來到京師。前門上尋了寓所，卸下行李，來到棋盤街，見衣冠人物，還是舊時光景。訪問殷秀纔的住處，人說在城隍廟前，竟奔西來。打從殷太監門首過，見李永貞家門閉著。意欲去看看他，忽想道：「前此為惡婦所逐，我今番又不如前了，看他做甚。」直至廟前來問，人說左邊門樓便是。

進忠走進門，見一個人出來，進忠拱拱手道：「殷爺在家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家爺不在家，爺有甚見教？」進忠道：「我自邊上來，有書子要面交你爺的。」那小廝道：「家爺到西山聽講去了，請坐獻茶，爺有書子畜下來罷。」進忠道：「你爺幾時回來？」小廝道：「今日就回的。爺上姓？寓在那裡？」進忠道：「我姓魏，明早再來罷。」纔走出門來，小廝便道：「魏爺請住，那裡是

家爺回來了。」只見西路上來了有四五騎馬，來到門前，中間是一個青年秀士。下了馬，小廝上前回道：「這位魏爺有書子要面交哩！」殷秀纔遂拱手躬身，邀進忠到廳上，見禮坐下。只見那殷秀纔生得：

長鬚白面意謙虛，仗義疏財大丈夫。

愛客聲名欺郭解，居家豪富數陶朱。

殷秀纔同進忠坐下。進忠取出書子來遞上，殷增光看了道：「原來白太始會見先生的。他原說秋間來京，今又往大同去了。」進忠道：「太始兄多叫致意。」增光道：「豈敢！先生神醫國手，今日幸會。」茶畢，便去擺飯，問道：「先生行李在何處？我著人去取來。」進忠道：「識荊之初，怎好便來相擾？」增光道：「既蒙下顧，即是知心，何拘形跡。」酒飯相待。家人取了行李來，收拾兩間小樓與他宿，撥了個短童伺候。

次日，殷增光將他小娘子的病症一一說了，進忠道：「此產後失調，勞傷血氣所致，只須丸藥數服即愈。」四五日間，病已全愈，增光十分歡喜。殷家逐日喧闐，各官宦出京入京的都來拜他，送禮的、下書的絡繹不絕，門下食客一日也有數百人，終日不得閒。

一日，吩咐家人預備精緻素齋果品，到西山供養。進忠道：「久慕西山好景，未得一觀，不知可好同游？」增光道：「達觀禪師久在西山六一泉習靜，近因定國公太夫人壽誕，啟建大醮，明日供養一餐小食。魏兄有興同往，隨喜一宿。」晚景已過。次日同上馬，到西山來，一路上看不盡峰巒迭翠，藍水飛瓊。到了庵前下馬，主僧出來迎接，邀至方丈坐下。茶畢，增光問童子道：「老師曾放參否？」答道：「老師入定未回，已知殷爺有齋，吩咐下先供佛，供後即齋，大眾不必等候。」眾人鋪下齋供，敲動雲板放參，各僧眾一一坐下，放餐畢，將午時，童子來說道：「老師下榻了，請殷爺相見。」增光遂淨手，同進忠到方丈來，持香到禪座前插在爐內，拜三匝。進忠偷眼看那禪師，果然仙姿佛像，不比尋常。這正是：

身似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光。

此中無一物，朗朗照秋江。

增光拜過，進忠也俯伏稽首。達觀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增光道：「山東名醫，友人所薦到此，特來參謁。」達觀道：「大非好相識。」又對增光道：「一向久擾檀越，刻將業障到了，快些收拾回去。」增光道：「大師與天地合德，有何業障？」達觀道：「業障深重，不能解脫，大家好自收拾歸去。」增光再要問時，達觀又閉目垂頭，入定去了。正是：

心生種種魔生，心滅種種魔滅。

畢竟不知有何業障？應在何處、何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